

我和我的兵 Ⅱ

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和我的兵：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 II / 兰粟粟 著.
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09. 9
ISBN 978-7-80251-234-4

I. 我… II. 兰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61505号

本书版权由金城出版社独家拥有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，
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版权所有©2009 金城出版社 侵权必究

我和我的兵：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 II

作 者 兰粟粟
责任编辑 陆建伟 余莹
开 本 70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80千字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234-4
定 价 27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：100013
发行部 (010)84254364
编辑部 (010)64222699
总编室 (010)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哭了

笑了

爱和成长

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

直到永远……

序

大约 10 年前，兰粟粟还没有叫“兰粟粟”的时候，作为《中国妇女》杂志的专栏作者，曾向我约过有关“回忆母亲”的稿子。那时候，她非常年轻，还是出版界的小字辈。如今，当她把这本自传体小说的原稿放在我面前时，除了对她从历史散文写作转向小说创作的改变感到吃惊外，忽然生出慨叹——时间，真的如指间的沙么？

看完整部书稿，有一种感觉，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描述的：她写这部书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美好，而我也从她的故事中看到了美好。显然，作者在一点点发掘故事的过程中，不断地发现，那些曾是她的亲人、朋友，那些曾发生在身边的琐事，有泪有笑的人生，原来就是生活本身，都让人生出了美好的感觉。于是，“我”开始讲“我”听到的、看到的，一个个真实、生动、感人的故事。

讲故事，这是这部书的叙述特色。此外，作者的语言朴实生动，没有华丽炫目的描写，也没有复杂纠葛的情节冲突，但两代普通军人的平凡故事，琐碎的生活都给人温暖的希望，字里行间真情流露；行文之中有许多令人捧腹的精彩段落，又往往让人在笑过之后，从心底涌出深深的感动。

书里的故事，塑造的人物，在浮躁的当下，不失为一种力量，真情的力量。

序



我曾经说过，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社会变革的进行，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紧密联系，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，但同时，灾难的频发和社会各方面的急剧变动，使人生面临的问题与前人相比不减反增。也因此，人的心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抚慰。这一点，作者同样做到了，她用文字传递温暖，让人看到希望，这也让我欣赏。

周古新

2008年11月17日

我和我的兵
——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



目 录

1. 树，从未被遗忘的时光 /1
2. 四月真是残忍的季节 /6
3. 认识远，简直像电影里的 /15
4. 我知道，你一直在我的身后望着我 /24
5. 树的声音像雪花一样，轻轻地飘落在地…… /34
6. 兔子，踩你的尾巴 /48
7. “杨妈妈”的大蒜和一个“逃兵” /56
8. 北京兵的绿衬衫 /67
9. “生活在别处” /74
10. 工兵尖子二排长的风情 /81
11. 连长有连部，我得有“排部” /94
12. 喝水要走六公里 /99
13. 营房空气质量报告：臭脚丫子+霞飞增白粉蜜 /105
14. 兵，还是好兵？ /109
15. 一辈子的兄弟 /124
16. 谁是谁的灰姑娘 /133
17. 你是一个快速运动的墨点 /147
18. 告密 /158



19. 树的信，每一个字都是他的背影 /167
20. 天哪！全连只有我顶着帽子 /172
21. 想念，想念，还是想念！ /178
22. 班长的哨子 /186
23. 有本事你往我脑袋上砸 /193
24. 老兵3 = “飘”哥 /207
25. 报告！大校同志！ /215
26. 我会等你吗？ /226

我和我的兵
——男人的浪漫主义和我家那些事



1

树，从未被遗忘的时光

很多年以后，我第一次遇到穿军装的树，是在一个雨后的下午。天空明净柔和，被雨水打湿过的柏油马路，在阳光的抚摸下，散发着新鲜的味道，潮湿得有些发甜。

树左边的眉毛里有一颗痣。

树轻轻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抬了抬军帽的帽檐儿，阳光散漫地把他的手托起来，原本修长的手指，被阳光穿透，几近于透明……

然后，对我一笑。

阳光变浓……

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觉得脸颊凉凉的。

眼泪已经把枕头浸湿了。

哦，树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笑吗？

我，又梦到了树……

树在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抬头望望漆黑寂寥的夜空，没有星星，一颗也没有，却一点也不觉得凄冷、孤单，看到的全是美丽的静谧。我喜欢那天晚上，他在枝繁叶茂的大槐树下一直望





着我的样子，他瘦长的身体被橙黄色的路灯灯光包围着，美得有如梦幻。

谁知，竟成永别。

那时候，22岁的我和24岁的他之间，发生的，无非是这个星球上最普通不过的故事。直到，有一天，故事的一方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才发现，原来，那时我没有拥有过的，以后，也不会拥有。

生命不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。

于是，我永远地失去了他……

越长大越孤单。

心像开满花的树。

这是谁的歌词啊。

仔细回溯那些逝去的，不仅仅是时光，还有情感。而树，是所有逝去的最初。

以至于今天我才知道，所谓时光，就是双手捧着一碰即碎的回忆，放在那个叫做心口的地方，小心翼翼。

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棵树，而且，只属于自己。

树执行任务以后，我离开了那个地方，也离开了我最好的朋友文。在我的生活圈子里，不再出现与这两个人有关的一切信息。

那是因为终于有一天，我受到了打击，与其说是失恋，不如说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，在不恰当的人物身上，发现了人性的阴暗面。

信任、情感，甚至是人的生命，都如此脆弱。

随之而来的，则是，一切都可以解构。

我意外地看到了文，也是即将成为小周的新娘的文，因为扭伤了脚，打电话叫来了树，并大哭着死死抱住树的那一幕；

我不明白我的好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

之后，我没有如约去看我和树的那场电影——《大话西游》，也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因为我确实发烧了。可是，没想到，树的那个电话号码从此变成一个存在着的、且确实与我没有任何关联的数字。

恍如隔世。

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无法释怀，同性之间、异性之间是否会有真正的友谊？还是人们各自按照自身的心理需求，比如说是某种精神上的慰藉而杜撰出了有关友谊的一切？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纽带用了很长的时间去链接，却可以在1分钟之内分崩离析？如此脆弱的关系，却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反复出现，利益裹杂其中，绝对不能过分理想？没有目的性反而更糟，因为那些无意的举动超出常规会令人觉得有更大的阴谋……

总之，为什么别人总是不像我对待他们一样竭尽所有呢？许许多多为什么，天天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不走。

说到底，脆弱的，是我。

或许，人只有经历这些，释然或者所谓的看开，才算成熟。我，只不过是那个一直不成熟的或者拒绝长大的人罢了。

在没有看到树后来给我的那封信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让我崩溃的那一幕，对树来说其实也是误会，甚至是致命的。比起我，一个生者的遗憾，树永远不知道我对他的情感。

如果我和树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信息对称的话，我们都不会产生愧疚和遗憾。

当时，我只想到了自己，其实，这对树，也是不公平的。

文一直没有向我解释一个字。

树，从他牺牲之前，再到我看过他的那封信之后的这段时间里，也没有机会向我解释。一大半的原因是他任务的需要，另一半的原因是我固执的骄傲——我不会主动向任何一个异性





表示，更何况，文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所做的，就是独自离开。所以，我也没给他一点点的时间，哪怕是5分钟。

“哪怕是5分钟”，树在他那封有9页长的信里的最后一页写道，“哪怕是5分钟，也好。我只希望用那么一点点时间……因为，实在很想念。”

直到树回来之后，给我写信，我依然固执地认为，重逢时喜悦的程度，完全是根据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决定的。大部分事实是，彼此看到的都是激动人心的场面，其中总有一方会根据对方对重逢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态度，以相互配合，才不至于使得场面变成独角戏一样的尴尬。

也有配合得不默契的时候，让极度兴奋的另一方徒生感慨。

我，常常是那另一方的独角戏。

遇到的事情多了，尴尬多了，就会自己分析，想通了，便得出结论，四个字：时过境迁。

那个年纪的我，自以为是得让我妈都讨厌，所以，就在犹豫不定和故作姿态的固执、矜持里，白白耗掉了3个月。

我以为，我不去见树，我和他自然而然地就会“时过境迁”，我也会永远地过滤掉那个令我不堪和尴尬的镜头。于是，我把树的那封信叠好，放到抽屉的最底层。然后，令人匪夷所思地无所事事3个月。在第3个月那最后5分钟的时候终于决定，去找树。

可是，我却永远地失去了他……

树牺牲的大致消息，是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的。

山体滑坡。

我手里拿着报纸，看着那一小段文字一遍又一遍。

窗外，阳光灿烂。

我却觉得那令人目眩的阳光，是南极那片白茫茫的雪原……

其实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最尴尬的不应当是我才对，而且，我也没料到，生命竟然还留有这么长的时间，让一个人对自己当初幼稚的选择而永远遗憾。

仿佛，青春时很多的懵懂，就是特意留给我们余下的时光的。我们永远别想猜到结局。

一天一天，又一天，生活是每一天的加法。可回忆却让人常常要做减法。

其实，所有的回忆无外乎两极，一类美好的，一类痛苦的，中间那段平淡的恰恰被排除在外。对于那些痛苦的，自然会被远远地踢掉，同时假装忘记。不过，依我那些算不上经验的“经验”，那些被忽略的往往是真正的生活。

遗憾的是，人生常常令我们感到意外，它毫无征兆地推翻你所有的加减法，包括你努力屏蔽的细节，痛苦也会不请自来，而美好，则是不设防的；最终，你突然发现，原来美好的和痛苦的，两样你必须都要。这样的人生，才会完整。

永远不要以为自己读懂岁月的沧桑，比起真正的年轮，我们，即使到了90岁，也还幼稚得多呢。所以，那些美好的，请珍惜。丢了，就永远回不来了。

三年零两个月，1155天，再一次回想，仍会有许多细碎的情感，不曾忘却，那从未被遗忘的时光。

流转经年，没有青春的容颜，不老的唯有岁月……





2

四月真是残忍的季节

天很阴。

阴得拧巴。

是有雨却迟迟掉下不来的那种郁闷和惨淡。

四月，北京的四月。

北京的街道仍在萧条的树木禁锢之中，延续着冬天灰蒙蒙的冷峻，一切都显得懒洋洋的。尽管我已经熟视了我生长的这座城市，热烈的春天就像昙花一现，但，每每到了这个季节，依然捕捉不到即将繁花怒放的一切信息。

变幻莫测的四月。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，一切却又远未开始……

放下手里的T·S·艾略特，满脑子都是“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”以及深灰色调的所有不着边际的句子。

然后是刚才的梦：树、我、童年……

关于树的一切，我选择，忘记。可是却在不经意间，常常想起童年的某个场景。

我重新从书架里抽出一本新书，看了看书名，《福柯集》，

没头没脑地胡乱翻了两页，“噙”地一声，头一下子就大了三圈儿，烫手似的，又扔回它原来的位置。我什么时候买的这本书啊？！

我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。

客厅里静悄悄的。

墙上的钟“滴答滴答”地转着，那还是我爸和我妈当年结婚时的珍贵信物。它像一只慢慢变老的山羊，时间越久，脸就越慈祥。

家里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。我家的周末午睡时间，雷打不动。

大卧室里，传出我爸极不均匀的鼾声。我妈是否睡熟不得而知，大多数时候，这正是她抱着一本什么人物传记大看特看的最佳阅读时机，用我爸的话说：名利思想太严重。

我妈其实是一个“文艺女青年”。

她手里永远两本书，一本是正在看的，一本是永远也读不完的。正在看的那本书很快就会成为最近几天家里谈话的热点；而那本永远看不完的，你可以看到她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，夹在腋下或放在床头。

所以，基于良好的遗传，我很早就有了“文艺女青年”的许多特质。

比如，小学三年级开始，躺在床上看小说能足足看上12个小时，以至于左右眼睛的视力相差悬殊，一只近视一只远视，全国闻名的同仁医院大夫建议：“你配一只眼镜好了”；在高考前的数学重点复习课上，还在课桌下偷偷看《飘》，梦想着若干情节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，额头上挨了数学老师一个稳、准、狠的红色粉笔头；工作后莫名地受了某本书里主人公命运的干扰，在全家人围坐的时候唉声叹气，冷不丁就会冒出





愤世嫉俗完全不靠谱的一句话，且越是有客人在就越是人来疯，经常让我妈的脸当即变得五颜六色的……

总之，外表是二百五的皮，内心有无数幻想的小翅膀，是个文艺女青年的核。仅从“幻想的小翅膀”这一点看，我和我弟老兵3很有得一拼。

我哥与我们截然相反。

小时候我抱着“水浒”他抱着“三国”，我妈边念叨“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”边叹气。后来上军校，他被《战争论》迷得颠三倒四，一天到晚口出狂言，偶尔回家一次，两句话就能噎得我爸目瞪口呆；再后来就改热爱《孙子兵法》了。

我爸一般不干涉他，但有一次还是忍不住批评了他，因为他把我爸那四卷本《资治通鉴》带走后，在第二卷的某一页的右下角，留下了“罪证”——他夜里看书睡着了，脸贴在书上，竟留下了口水印。为了掩盖“罪证”，他用小刀把那块印迹刻成了个小窟窿，很好地达到了欲盖弥彰的效果。

一般来说，我的文艺女青年式的各种表现，在他眼里充其量就是“小破孩过家家”。他不敢对我妈评判，也就仅限于嘲笑我。

家里只有我绝对支持我妈对那些人物传记的情有独钟，只要她不买盗版的书……

这会儿，在厨房里，米德洛维奇在偷偷练习如何从小砂锅里偷捞鸡翅膀的绝技。

只见他三条腿稳稳地戳在煤气灶上，右前爪，啊，不，是整条右前腿伸进我妈酱鸡翅用的那个兰花小砂锅里，圆圆的大脑袋直面瓷砖墙，紧闭着嘴乍着胡子，表情甚是专注且严肃。

你说，猫会笑吗？可我怎么觉得他一定是在笑呢，而且还是那种胜利在望、发自肺腑的笑。

我扒着厨房的门框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

显然，这厮一定是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观察到我用同样的